

斯大林
列宁主义问题

第三分册

人民出版社

論列宁主义的几个問題

献給

联共(布)列宁格勒組織

約·斯大林

I 列宁主义的定义

在“論列宁主义基础”那本小册子里所下的众所周知的列宁主义定义,看来已經得到公认了。这个定义就是:

“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階級革命时代的馬克思主义。确切些說,列宁主义一般是无产階級革命的理論和策略,特别是无产階級专政的理論和策略。”²²

这个定义是否正确呢?

我以为是正确的。其所以正确,第一在于它正确地指出列宁主义的历史根源,确定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时代**的馬克思主义,这正和某些批評列宁的人相反,他們錯誤地认为列宁主义是在帝国主义大战以后产生的。其所以正确,第二在于它正确地指出列宁主义的国际性质,这正和社会民主党人相反,他們认为列宁主义只适用于俄国

一国的环境。其所以正确，第三在于它正确地指出列宁主义和馬克思学說的有机联系，确定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时代的**馬克思主义**，这正和某些批評列宁主义的人相反，他們认为列宁主义不是馬克思主义进一步的发展，而仅仅是馬克思主义的恢复，是馬克思主义在俄国实际情况中的应用。

所有这些似乎都不需要特別解释了。

然而我們党内竟有人认为必須給列宁主义下一个与此稍稍不同的定义。例如季諾維也夫认为：

“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战争时代和**在一个农民占多数的国家里直接开始的**世界革命时代的馬克思主义。”

季諾維也夫所強調的几个字有什么意义呢？把俄国的落后性，把它的农民性放到列宁主义的定义中去，是什么意思呢？

这就是把列宁主义从国际无产阶级的学說变成俄国特殊情况的产物。

这就是为鮑威尔和考茨基效劳，因为鮑威尔和考茨基否认列宁主义能适用于其他資本主义較为发达的国家。

不用說，农民問題对于俄国有极重要的意义，我們俄国是一个农民国家。但是这个事实对于确定列宁主义基础能有什么意义呢？难道列宁主义仅仅是根据俄国的条

件、专为俄国制定的，而不是根据帝国主义的条件、为一般帝国主义国家制定的嗎？难道列宁的著作如“帝国主义是資本主义的最高阶段”²³、“国家与革命”²⁴、“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²⁵、“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²⁶等等只是对于俄国有意义，而不是对于一般帝国主义国家都有意义的嗎？难道列宁主义不是各国革命运动經驗的概括嗎？难道列宁主义的理論基础和策略基础不是对于各国无产阶级政党都适用和必要的嗎？列宁說“布尔什維主义是可供各国效法的策略模範”（见“列宁全集”1956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8卷第274頁），难道不对嗎？列宁說“苏維埃政权和布尔什維主义的理論基础和策略基础具有国际的意义^①”（见“列宁全集”1958年人民出版社版第31卷第2頁），难道不对嗎？又如下面一段列宁的話难道說得不对嗎：

“由于俄国是极端落后的小資产阶级的国家，俄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必然有一些不同于先进国家的特点。但俄国的基本力量及社会經濟的基本形式却是同任何資本主义国家一样的，所以这些特点能涉及的只是非最主要的方面。”^②（见“列宁全集”1957年人民出版社版第30卷第88頁）

如果这一切都对，难道不应当由此得出結論說，季諾維也夫所下的列宁主义定义不能认为是正确的嗎？

①② 着重号是我加的。——斯大林注

这种局限于一个国家范围内的列宁主义定义怎能和国际主义相容呢？

II 列宁主义的主要問題

在“論列宁主义基础”那本小册子里說：

“有人以为列宁主义中的基本問題是农民問題，以为列宁主义的出发点是关于农民及其作用和比重的問題。这是完全不对的。列宁主义中的基本問題，列宁主义的出发点，并不是农民問題，而是无产阶级专政、爭取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等問題。农民問題，即无产阶级在为政权而斗争中的同盟者問題，是一个派生的問題。”²⁷

这个論点是否正确呢？

我以为是正确的。这个論点完全是从列宁主义定义中得出来的。的确，既然列宁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論和策略，而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內容又是无产阶级专政，那末列宁主义的主要問題当然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問題，就是闡明這個問題，就是論証這個問題并把它具体化。

可是，看来季諾維也夫是不同意这个論点的。他在“紀念列宁”一文里說：

“我已經說过，农民的作用問題是布尔什維主义即列宁主义的基本問題^①。”

① 着重号是我加的。——斯大林注

可見季諾維也夫的这个論点完全是从他給列宁主义所下的不正确的定义中得出来的。因此，这个論点也和他所下的列宁主义定义一样，是不正确的。

列宁說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內容”（見“列宁全集”1956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8卷第213頁），这个論点是否正确呢？無疑是正确的。列宁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論和策略，这个論点是否正确呢？我以为是正确的。那末由此应当得出什么結論呢？由此应当得出这样一个結論：列宁主义的基本問題，列宁主义的出发点，列宁主义的根基，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問題。

· 帝国主义問題，帝国主义发展的跃进性問題，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內胜利問題，无产阶级国家問題，这个国家的苏維埃形式問題，党在无产阶级专政体系中的作用問題以及社会主义建設的途徑問題，——这些問題正是列宁都給闡明了的，这难道不对嗎？正是这些問題构成了无产阶级专政思想的基础和根基，这难道不对嗎？不闡明这些基本問題，就不可能从无产阶级专政的观点上去闡明农民問題，这难道不对嗎？

不用說，列宁是个精通农民問題的人。不用說，农民問題，即无产阶级的同盟者問題，对于无产阶级有极重要的意义，并且是无产阶级专政这个基本問題的組成部分。可是，如果在列宁主义面前不摆着无产阶级专政这个基本問題，就不会有无产阶级的同盟者这个派生問題，即农

民問題，这难道不明白嗎？如果在列宁主义面前不摆着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这个实践問題，就不会有和农民联盟的問題，这难道不明白嗎？

如果列宁不以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論和策略为基础，并且不顾这个基础而站在这个基础以外来闡明农民問題，那他就不会是一个最伟大的无产阶级思想家，像他确实是的那样，而只会是一个平凡的“农民哲学家”，像国外那些庸俗文人时常把他描繪的那样。

二者必居其一：

或者农民問題是列宁主义中的主要問題，那末，列宁主义对于那些資本主义发达的国家，对于那些非农民的国家，就是不适用的，就是不必要的；

或者无产阶级专政是列宁主义中的主要問題，那末，列宁主义就是世界各国无产者的国际学說，对于世界各国——其中也包括那些資本主义发达的国家——毫无例外地都是适用而且是必要的学說。

这里必須加以选择。

III 关于“不断”革命問題

在“論列宁主义基础”那本小册子里认为“不断革命論”是对农民作用估計过低的“理論”。那里面說：

“可见列宁和那些‘不断’革命論者作斗争并不是由于不間断性問題，因为列宁自己就是主张不間

断革命的，而是由于他們过低估計了农民这一无产阶级最大后备軍的作用。”²⁸

对俄国“不断論者”的这个評語直到最近都是大家所公认的。然而这个評語一般說来虽然正确，但还不能认为是詳尽无遺的。一方面是1924年的爭論，另一方面是对于列宁著作的仔細分析，都已表明俄国“不断論者”的錯誤不仅在于他們过低估計农民的作用，而且在于他們过低估計无产阶级领导农民的力量和本領，在于他們不相信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思想。

因此，我在“十月革命和俄国共产党人的策略”（1924年12月）那本小册子里已扩充了这个評語，并且代之以另一个比較完全的評語。在那本小册子里是这样說的：

“直到现在，通常都只指出‘不断革命’論的一方面——不相信农民运动具有革命能力。现在为了公允起见，除这一方面以外还須补充以另一方面——不相信俄国无产阶级有力量和有本領。”²⁹

这当然不是說列宁主义过去反对或者现在反对馬克思在19世紀40年代所提出的那个沒有帶引号的不断革命的思想³⁰。恰恰相反，列宁是唯一正确了解了并发展了不断革命思想的馬克思主义者。在这个問題上，列宁和“不断論者”不同的地方就在于“不断論者”曲解了馬克思的不断革命思想，把它变成了毫无生气的书本上的玄談，

列宁則接受了原来的不断革命思想并把它变成自己的革命理論基础之一。必須記着，列宁远在1905年就已提出的关于資产階級民主革命轉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就是馬克思不断革命論的一个具体表现形式。請看列宁远在1905年关于这一点所写的一段話：

“我們將立刻由民主革命开始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并且恰恰是按照我們的力量，按照有觉悟有組織的无产階級的力量，开始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我們主張不断革命^①。我們决不半途而废……

我們决不陷于冒险主义，决不违背自己的科学良心，决不追求廉价的声誉，我們能够說的而且要說的**只有一点**：我們將用全部力量去帮助全体农民实现民主革命，**从而使我們无产階級的党更容易**尽快地过渡到新的更高的任务即社会主义革命。”（见“列宁全集”1959年人民出版社版第9卷第221—222頁）

再看，經過了十六年，即在无产階級取得政权之后，列宁对于这一問題是怎样写的：

“考茨基、希法亭、馬尔托夫、切尔諾夫、希尔奎特、龙格、麦克唐納、屠拉梯之流以及‘第二半’的其他馬克思主义英雄們，都不能了解資产階級民主革命和无产階級社会主义革命之間的……相互关系。**前一革命可以轉变为后一革命**^②。后一革命可以順

①② 着重号是我加的。——斯大林注

便解决前一革命的問題。后一革命可以巩固前一革命的事业。斗争，只有斗争，才能决定后一革命能够超过前一革命到什么程度。”（见“列宁全集”1957年人民出版社版第33卷第35页）

請特別注意前一段話，这一段話是从列宁1905年9月1日发表的“社会民主党对农民运动的态度”一文中引来的。我着重指出这一点是要一些人注意，因为他们直到现在还硬說列宁只是在帝国主义大战以后才有了关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轉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即不断革命的思想。这一段話毫无疑义地說明这些人是太錯而特錯了。

IV 无产阶級革命和无产阶級专政

无产阶級革命的特征和资产阶级革命有什么不同呢？

无产阶級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的区别可以归結为下列主要的五点：

（1）资产阶级革命通常是在較为现成的资本主义經济形式已經具备时开始发生的，这种形式在公开革命以前就已在封建社会内部生长并成熟了；无产阶級革命却是在现成的社会主义經济形式沒有具备或几乎没有具备时开始发生的。

（2）资产阶级革命的基本任务是夺取政权，并使这

政权适合于已有的资产阶级的经济；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任务却是在夺取政权以后建设新的社会主义的经济。

(3) 资产阶级革命通常是以夺取政权来**完成**的；对于无产阶级革命，夺取政权却只是革命的**开始**，并且政权是用作改造旧经济和组织新经济的杠杆。

(4) 资产阶级革命只限于以一个剥削集团代替另一个剥削集团去执掌政权，所以它无须摧毁旧国家机器；无产阶级革命却要把一切剥削集团都从政权上推下去，并使全体被剥削的劳动群众的领袖即无产阶级去执掌政权，所以它不能不摧毁旧的国家机器而代之以新的国家机器。

(5) 资产阶级革命不能把千百万被剥削的劳动群众稍微长期地团结在资产阶级的周围，正因为这些群众是被剥削的劳动者；而无产阶级革命要完成巩固无产阶级政权并建成新的社会主义的经济这个基本任务，却能够而且必须使被剥削的劳动群众跟无产阶级结成长期的联盟，正因为这些群众是被剥削的劳动者。

请看列宁关于这个问题的几个基本原理吧：

列宁说：“资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区别之一就在于：对于从封建制度中生长起来的资产阶级革命来说，还在旧制度内部，新的经济组织就逐渐形成起来，它逐渐改变着封建社会的一切方面。资产阶级革命面前只有一个任务，就是扫除、擯弃并

破坏旧社会的一切桎梏。任何资产阶级革命完成了这个任务，也就是完成了它所应做的一切：它加强资本主义的发展。

社会主义革命却处在完全另外一种情况中。由于历史进程的曲折而不得不开始社会主义革命的那个国家愈落后，它由旧的资本主义关系过渡到社会主义关系就愈困难。这里除破坏任务以外，还加上一些空前困难的新任务，即组织任务。”（见“列宁全集”1958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7卷第77页）

列宁继续说：“如果那种经历了1905年伟大试验的俄国革命的人民创造力，不是早在1917年2月间就建立了苏维埃，那末苏维埃在10月间无论如何也不能夺得政权，因为当时的成功全靠那包括千百万群众的运动已经有了现成的组织形式。苏维埃就是这种现成的形式，因此，我们在政治方面就能预期我们后来所经历的那些辉煌成就和不断的胜利进军，因为新政权形式已经预备好了，我们只须颁布几道法令把苏维埃政权从它在革命最初几月间所处的胚胎状态变成在俄罗斯国家内所奠定的法定形式，即变成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就行。”（见“列宁全集”1958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7卷第77—78页）

列宁说：“还剩下两个非常困难的任务，而这两个任务无论如何不能用我们革命在最初几月间所经

历的那种胜利进军的方式来解决。”（见“列宁全集”1958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7卷第78页）

“第一、就是摆在任何社会主义革命面前的内部组织任务。社会主义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的区别就在于：在资产阶级革命时，现成的资本主义关系的形式已经具备了；而苏维埃政权，即无产阶级政权，却没有这种现成关系，有的仅是那些实际上包括一小部分工业上层而很少触及农业的最发展的资本主义形式。组织统计工作，监督各大企业，把全部国家经济机构变成一整架大机器，变成一个使几万万人人都遵照一个计划工作的经济机体，——这就是放在我们肩上的巨大组织任务。根据目前劳动条件，这个任务无论如何不容许像我们从前解决国内战争任务那样用高呼‘乌拉’的方式来解决。”（同上）

“……第二个极大的困难即国际问题…… 如果我们很容易地战胜了克伦斯基匪帮，如果我们很容易地在本国建立了政权，如果我们毫不费力地实施了土地社会化和工人监督制的法令，——如果我们很容易地获得了这一切，那只是因为当时侥幸凑成的条件使我们在一个短时间内免受国际帝国主义的侵害。国际帝国主义拥有极雄厚的资本，拥有组织得极其完备而成为国际资本真正实力和真正堡垒的军事技术，无论如何，无论在什么条件下，无论按国

际帝国主义的客观地位来说或按它所体现的那个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来说，它都不能和苏维埃共和国和睦相处，——其所以不能，在于贸易关系，在于国际财政关系。在这里，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在这里，俄国革命最大的困难，最大的历史课题就是：必须解决国际问题，必须唤起国际革命。”（见“列宁全集”1958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7卷第79—80页）

无产阶级革命的内在性质和基本意义就是如此。

没有暴力革命，没有无产阶级专政，能不能对资产阶级旧制度进行根本的改造呢？

显然是不能的。如果以为可以在适合于资产阶级统治的资产阶级民主制范围内，用和平方式来进行这样的革命，那不是精神错乱，神经失常，就是公然无耻地背叛了无产阶级革命。

必须特别着重特别坚决指出这个原理，因为无产阶级革命暂时还只在一个国家内获得胜利，这个国家被那些仇视它的资本主义国家所包围，而且国际资本又不会不帮助这个国家里的资产阶级。

正因为如此，列宁说：

“被压迫阶级的解放，不仅非进行暴力革命不可，而且非消灭统治阶级建立的……国家政权机关不可。”（见“列宁全集”1958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5卷第376页）

“那些自称为‘社会主义者’而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奴僕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說^①：‘首先要使大多数居民，在保存私有制的情形下，即在保存資本权力和資本压迫的情形下，表示拥护无产阶级政党，——只有那时，无产阶级党才能并且应当夺取政权。’”（见“列宁全集”1957年人民出版社版第30卷第241—242頁）

“我們說^②：‘首先要使革命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摧毁資本压迫，粉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关，——那时获得了胜利的无产阶级才能靠剥夺剥削者来满足大多数非无产阶级劳动群众的需要，才能迅速博得这些群众的同情和拥护。’”（同上，第242頁）

列宁繼續說：“无产阶级为要把大多数居民爭取到自己方面来，第一、应当推翻资产阶级，把国家政权夺到自己手里；第二、应当粉碎旧的国家机关，建立苏維埃政权，这样一举而摧毁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妥协派在非无产阶级劳动群众中間的統治、威信和影响；第三、应当**用革命手段、靠剥夺剥削者**来满足**非无产阶级劳动群众**的經濟需要，以**彻底鏟除**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妥协派在**大多数非无产阶级劳动群众**中間的影响。”（同上，第234頁）

无产阶级革命的特征就是如此。

①② 着重号是我加的。——斯大林注

因此，既然承认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内容，那末，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特点又是什么呢？

请看列宁给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最概括的定义吧：

“无产阶级专政不是阶级斗争的结束，而是阶级斗争在新形式中的继续。无产阶级专政是取得胜利、夺得政权的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来反对已被打败但还没有被消灭、没有绝迹、没有停止反抗、反而加紧反抗的资产阶级。”（见“列宁全集”1956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9卷第343页）

列宁反对把无产阶级专政和“全民的”“普选的”政权、和“非阶级的”政权混为一谈。他说：

“那个夺得了政治统治的阶级，是在意识到它是独自^①夺取政治统治时夺得了这个统治的。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概念的内容。只有当一个阶级知道它是独自夺取政权而不用什么‘全民的、普选的、全民视为神圣的’政权的空话来欺骗人的时候，无产阶级专政这一概念才有意义。”（见“列宁全集”1958年人民出版社版第32卷第260页）

但这并不是说，一个阶级的政权，即不和而且不能和其他阶级分掌政权的无产阶级的政权，竟不需要其他阶级被剥削的劳动群众的帮助，竟不需要和这些群众结成联盟就能实现自己的目的。恰恰相反，这个政权，一个阶

^① 着重号是我加的。——斯大林注

級的政权，只有通过无产阶级和各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首先是和农民劳动群众結成的特种形式的联盟，才能确立并貫徹到底。

这个特种形式的联盟究竟是什么呢？它的内容是什么呢？这个和其他非无产阶级劳动群众的联盟，一般說来，是否和一个阶级专政的思想相矛盾呢？

这个特种形式的联盟的内容就是：这个联盟的领导力量是无产阶级。这个特种形式的联盟的内容就是：国家的领导者，无产阶级专政体系中的领导者是一个党，即无产阶级的党，即共产党，这个党**决不而且也不能**和其他政党**分掌**领导。

可见这里的矛盾只是表面上的，外表上的。

列宁說：“无产阶级专政是劳动者的先锋队——无产阶级同人数众多的非无产阶级的劳动阶层（小资产阶级、小业主、农民、知识分子等等）或同他們的大多数結成的特种形式的阶级联盟^①，是反资本的联盟，是为彻底推翻資本、彻底镇压资产阶级反抗并完全粉碎其复辟企图而成立的联盟，是为最終建成并巩固社会主义而成立的联盟。这是在特殊环境中，即在激烈的內战环境中形成的特种联盟，这是社会主义的坚定的拥护者和其动摇的同盟者的联盟，有时則是社会主义坚定的拥护者和‘中立者’的联盟

① 着重号是我加的。——斯大林注